

这些天，突然想起十多年前，我曾被短期派驻北京，在《新民晚报》北京记者站工作的日子。那段时间，家对我而言，就是记者站提供的宿舍。不过因为记者常被“散养”在外，一旦有采访，下班回家的路线就呈现出一种放射状——因为从哪里出发总是不一定，所以每次下班的路线总有些不同。那时刚工作，没开车，也没有智能手机，更没有导航，也不舍得每次出门采访都花钱打车。所以认路乘坐公共交通成了我当年进京后，学习的第一门必修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。

还记得我在北京遭遇的第一次迷路，就“迷倒”在北京极其热门的标志性地带——前门。那是到京后的第二天，干完活，天已经黑了，总算能下班了。可一出门，就犯迷糊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处何方。我只能一路打着电话，在“往北走100米，第一个路口左拐，再往西走50米……”的遥控指挥下找到目的地的；大概多走了近1公里，终于重返珠市口大街。可是我只知道前门在远处，却不知具体方位。那天，我和以前的一个实习生相约碰头吃饭，结果她在前门另一头亦茫然四对。我们相见的那一刻，几乎要“泪汪汪”了。后来，她邀我去西单吃米粉，到了西单，我们糊里糊涂多坐一站路，最后只能饿着肚子再往回走。11月的北京已经起风，吃上米粉的刹那，觉得过上了神仙的日子。

从西单怎么回去？我又急了，身边也没有地图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唯一的办法，是靠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“伯伯、阿姨”一路问

《孔雀东南飞》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从问世至今，已感动无数读者，亦成为“上承风骚，下启唐诗宋词”的鸿篇巨制。诗中描写了九处哭泣的场面，其实无论谁在流眼泪，那都是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不幸，无助和绝望！这种哭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能够感触读者的情感，引起共鸣和同情。让我们从焦仲卿、焦母、刘母再到兰芝的六次哭声中来鉴赏“孔雀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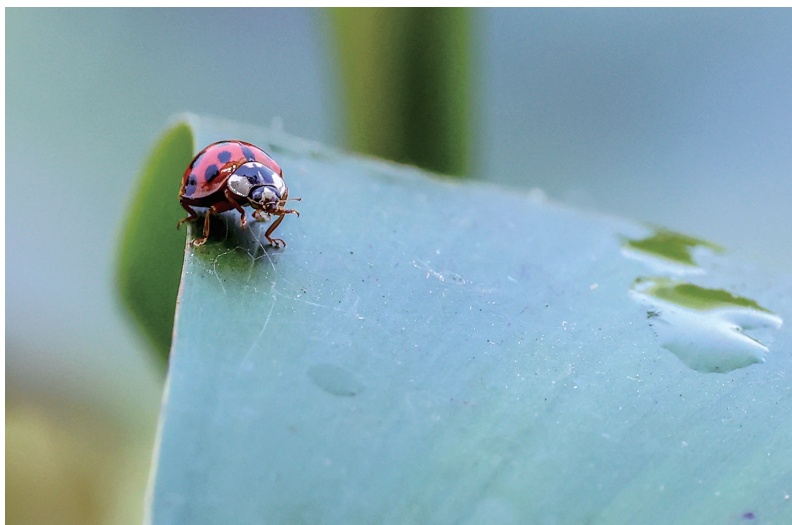
焦仲卿在得知母亲容不下兰芝时，便跟母亲说自己对当官不感兴趣，只要能 and 兰芝在一起就够了。愿和兰芝白头偕老、生死与共。劝

母亲不要对兰芝不厚道。娘俩观点分歧，导致焦母大发雷霆，说对兰芝好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要求仲卿快点把兰芝休掉。汉代是通过察举制当官，身为庐江府的小吏焦仲卿，是无法违背母亲的意愿，更无



长安街上认东西

王瑜明



晨露 石晓红 摄

回了宿舍。

这番遭遇后，去买一本乘车指南成了头等大事。经过一番横挑竖选，《北京公交指南》成了那时我的宝书，然后结合谷歌看图认路，这本书，当时被翻烂了，后来回沪，我不舍得扔，现在还在书架上放着。

每次去采访的路上，我总是行色匆匆，那叫赶路；干完活回家的路上，完全放松，就可以慢慢欣赏一下路上的风景。回宿舍，我很少走重复路，占了这个“地利”，让我对北京的路了解不少。在北京，很少有人靠门牌号认路。有一次要去

北蜂窝路某号的铁道大厦，结果我沿着北蜂窝路走啊走，走了快1公里了，仅仅走过几个门牌号。回家路上，我折回研究，才知道，北蜂窝路有半截藏在一个胡同里。所以那时，我就认定在北京，一定要习惯以某某门南边、某某路口西南角来描述地址，比如台基厂路口东、东四路口南，这是因为北京的这些地方原来都有牌坊，现在牌坊没了，大家还是把这作为地名，用东南西北来描述具体方位。后来我发现，北京的路其实不难认，基本都是正南正北、正东正西。“不能每次都念

从“孔雀泪”赏“孔雀魂”

汪李进

法保护好深爱的女人。面对兰芝，仲卿“哽咽不能语”，心中充满了愧疚和不舍。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也无从表达。这是诗中第一次描写哭的场面。

诗中最后一个登场哭的是焦母。最强的人也有软肋！听到儿子要为兰芝殉情，焦母也害怕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平日里孝顺、听话、懂事的儿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？内心瞬间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同时深深感到一个寡母此时的无力感和复杂情感。既令人同情也令人痛恨。唯一的儿子，为了一个女人而死，她无法去接受。她“零泪应声落”，告诉仲卿要以前程为己任，我已为你选了东家的贤惠女人，马上就可以成亲。

刘母深知女儿的优秀，也知道小两口关系融洽，认为女儿找到了好的归宿。突遭“无罪过”而遭回，怎么不让“阿母大悲摧”？刘母在女儿面前眼泪汹涌无法控制，是对焦母的专制感到不满，也是对女儿在焦家的遭遇感到无

比的痛心。

天刚蒙蒙亮，兰芝就在梳妆打扮，自进焦家“昼夜勤作息”后，突然不会梳妆打扮，以至于“事事四五通”才出门。和小姑在一起的岁月，曾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，彼此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。这次来跟小姑道别，已是“泪落连珠子”。大大的泪珠子已模糊了双眼。头天夜里跟仲卿讲清楚“何言复来还”“于今无会因”。兰芝清醒地知道，出了这个家门是再也回不来。想到和仲卿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，以及对家族带来负面影响的愧疚，这种复杂而深沉的心情，使她在走出焦家大门到上车的这段路上“涕落数百行”。这种哭是非常凄惨的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如同生死别离，也看出兰芝的伤心已无法控制……

兰芝回娘家数日后，县令派媒人来兰芝家。刘母问兰芝意见，“兰芝含泪答”。首先是因和仲卿有深厚的感情，心中还惦记着他；其次是对母亲的尊重和理解。她的

‘上北下南左西右东’的口诀，按照太阳的方向认，实在不行，就先去长安街，那是条只有东西方向的路。”刚到北京时，记者站站长就告诉我。于是，有一次在长安街结束采访后，我索性站在长安街上认东西。

后来，我还认北京的门。原来的北京城是有城墙的，拆了城墙后，就成了二环路，但北京人还是沿袭一贯的说法，如果那个地方在某个门的附近，就用“某某门内”“某某门外”来描述，比如朝阳门内，安定门外等。就这样，不到半个月，我已经基本认熟了北京的“门内”和“门外”，还知道好多门的名字，宣武门、东便门、左安门……

直到现在，我还对北京的公共交通有着极好的印象，一则回家多数靠它，二则便宜，三则车站排队的秩序好。每个站都有公交线路的小牌，车辆固定位置停靠，乘客看准脚下数字分头排队，丝毫不乱。上车后，只要不挤，就从双肩包中掏出那本宝书，继续做功课——看途经哪些路，顺便也听车上的北京人侃，偷学几句京片子。我开始慢慢认得北京的路，熟悉了北京的公交车。这才发现，当初在前门、西单迷路真是可笑。过了几个月，我闭着眼睛也能走到那里。

驻京回沪已经很多年，很奇怪，自己居然也很多年没去北京了，大概是那时已经把北京玩了个遍的缘故。女儿好几年前就开始说，想去北京看升旗、看天安门，居然每次寒暑假都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错过了。这个暑假，一定要去北京，再去长安街上认个东西。

内心还无法释怀，无法答应这桩婚事，泪水也是对母亲询问的回答。没过几天，县丞上门替太守儿子来做媒。在刘兄“作计何不量”的质询下，兰芝被迫答应这门婚事。兰芝深知刘兄的决定难以改变，自己面临着无法逃避的婚姻，对兄长的自私和专制感到愤怒，又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脆弱，为了压抑住心中的泪水，只能仰头回答。这种压在心中而不流出的泪只会更伤人。

明天就要结婚，刘母见兰芝也没为自己做嫁妆，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变卦？兰芝一听，非常委屈难受。“手巾掩口啼，泪落便如泻。”兰芝深知悔亲是一种不名誉的行为，即将嫁给他人将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当初回娘家时和仲卿说好“君若即见录，不久望君来”，最终等来的却是别人。巨大的情感压力，让她的内心无法承受，只能通过大哭来寻找一丝慰藉和释放。傍晚，兰芝“愁思出门啼”，这是描叙兰芝最后一次哭，真可谓盟约今犹在，不见君早来，明日入青庐，离人心上秋。

鲁迅说，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这一幕幕哭泣的场景，让人们觉得这泪水就是给这悲剧做无声的祭奠。焦刘早已化作了一对孔雀，翩翩起舞，世人再也看不到孔雀泪。